



顧文康公文草目錄卷之五

序

送吏部侍郎亭溪張公歸養序

送戶部侍郎張公致仕歸河南序

送亞叅顧君與成序

贈徐君良節知宿州序

贈節推梁君之任德安序

送上海黃侯入覲序

遜菴詩序



贈尹侯赴召之京序

送衍聖公還闕里分韻賦詩序

贈伊府良醫正黃君赴任序

王侍御遊馬鞍山倡和詩序

賀王母吳孺人榮被恩封序

送工部都水司主事張君公儀序

送太常卿矯亭先生方公之任留都序

贈鶴峰王侯三載奏績序

海桑燕慶圖序

鄭母張安人七十序

送喻侯入覲序

李氏族譜序

壽恒菴先生七十序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朋壽詩序

贈僉憲胡君脩復環溪精舍序

壽仲兄自如先生七十序

壽許母九十序

贈汝湖先生送母榮歸序

送方塘子魏秉濟出守廣州序

周氏家慶圖序

馳封介壽詩序

壽拙軒朱君六十序

送劉君彥明出守衢州序

贈醫師翟古峰序

間雲篇序

呂氏族譜序

送湖廣右布政使管君之任詩序

韻要序

送張德宏宰錢唐序

送南京兵部侍郎質菴王先生致仕歸吳

詩序

顧文康公文草卷之五

東吳顧鼎臣九和著

序

送吏部侍郎亭溪張公歸養序

孝親莫先於養祿養養之大也顯揚系之矣孟子謂不顧養者三而羈宦縻祿不與焉殆以是歟迺親以從宦得祿以備養豈非人子之至願而不可必得也嘗思先王之世大夫士非行役在外鮮有不得養其親者北山之詩曰王事靡

顧文康公集卷之五
監憂我父母固臣子畏公義而不暇顧其私恩
是以思慕迫切形於詠歌若四牡乃勞使臣之
詩也一則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二則曰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探其情而代之言何其深于體
物也哉繇是知先王處臣子公私之間必有其
道矣秦漢而下降君之使臣寵秩之參養之束
縛之程其公不惜其私先王忠厚惻怛之意蕩
然無遺爲之臣者亦皆見小利而忘大本兢世
紛而滅天性是故移忠之節以孝之治希濶無

聞焉茲於亭溪先生之行而嘆古道之復行于
今也先生立德績學官侍從久往歲以太宜人
劉年幾耄且道遠不可以逆致乞歸養甚切

天子曰汝吾日侍講讀臣可一日離左右乎疏
三上竟不允僚案慰解之曰先生有兄子謹順
能代養可以無歸太宜人復詒書戒之曰
主恩深重未有以報慎母以我爲念也先生於
是中含隱憂而夙夜共職匪懈益虔未幾

簡擢吏部右侍郎經筵日講如故台衡之寄跂

足可待矣今年聞太宜人得末疾弗良于行內顧之情不能自持乃復攄悃誠力求解職務去天子惻然許之且命有司給驛以歸夫始焉不以私恩後公義終焉不以公義廢私恩子之孝母之賢臣之忠君之仁一舉而臻四美焉謂非古之道哉古人在猷畝一飯不忘其君先生承親侍養之暇必將益務講學崇德闔大其抱負堅定其志操充拓其才猷他日出爲心膂股肱之臣彌成時雍太和之治則報主顯親者不亦

遠且大哉若曰矜地望以忤人怙寵恩以隳行汲汲於求田問舍而遺廢舊業忽遠大之圖是則小丈夫得志一時者之所爲非所望于先生也部院寺公卿畢會餞別於郊屬予序之以艷其行予于先生共事久友誼至篤也故旣述其心迹之詳復申之以祝規竊附於古人贈言之義云

送戶部侍郎張公致仕歸河南序

工部右侍郎河南項城張公近以

主上簡注改戶部命督京儲會舊疾作公曰吾年踰七十可以去矣遂累疏請老

上知其志莫奪可之給驛以歸於是縉紳大夫咸致嘆惜以爲不可及而尚書李公偕其左率其屬餞之於郊復徵文爲贈以敦舊僚之誼予惟君子之仕有道則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寓而不可其不然進無所事退無所據憧憧於得喪榮辱之途是故室遠而思無窮日暮而行不休多見其殆已張公初以進士選知潞城誠心惠

政思延於民擢居南臺按郡縣剔發奸蠹風采想聞於遠邇至歷藩臬尹京兆聲閎績揚遂貳卿曹祇奉厥職益虔弗漏是以天眷日隆士論翕歸方期大有所樹立而公去不可留矣夫仕孰無去得其去之爲難道不可行而不去則失其身道可行而去之則負其君皆沒沒也公抱美材際盛時歷事

四朝勤勞中外三十餘年道無不行德無不報一日鑒滿盈之迹引止足之分不尼於妻子不

沮於僮僕稱疾引年奉身而退於乎何其有禮哉外完其名內愜於心却珍味於方醲謝美情於未厭優哉游哉往無覩顏於塗至無熱中於鄉入里門而無歉於比鄰謁家廟而無媿於祖考壯而出老而歸藝成而出致用而歸公真可以爲仕者之法矣或者乃曰莊生有言造物者勞我以生逸我以老老而逸固宜如委身何公乞身於

上得以歸而遂其逸者至恩也又將何以報之曰陳遺經宣餘休立約作則以教其子孫淑其里之後生俾皆有所挾以專吾

君此公所以報也衆皆曰然遂書以爲序

送亞叅顧君與成序

正德癸酉九月高穎之自廣陵十二月顧鼎臣偕布衣李仁山自姑蘇霞外道士白飛霞自西蜀來京師其在京師者洞庭徐子容惠山顧與成會稽董文玉與穎之皆吾同年素友善白與李雖所趨不同然志韻高遠非碌碌者比遂相

與爲忘形交明年三月與成自繕部郎中以年
資才識擢浙省少叅二十二日陞辭而行文武
士傾慕追送甚衆吾輩自爲伍所操雞如鶩豚
肩如掌果核纖細薄酒不盈掬行者相睨竊笑
他所餞品物百具珍異豐崇酒出上尊急管哀
絲喧嘲沸騰醉呼憑陵狼藉縱橫躍馬舉策逕
去弗顧與成與之周旋色甚厭苦旣乃相就飲
笑甚歡况味泊然情遠意真日向西別與成曰
諸君何以教我穎之乃執爵言曰守土之職在

安民民不貧斯安今之吏多善貧民君子貴立
已以動物物從而化吾子勉之子容曰國典勵
庶官小大罔僭功德之懋其永譽在竹帛厥惟
昭哉吾子勉之文玉曰浙吾父母之邦也地狹
而民衆聊生實難父母者尚不撓其生則治他
不敢知白道士曰裕爾精逸爾神虛靜善應可
以久生責近效于宗承推之于政亦然吾將道
吳越遊湖湘其容我一汗漫西湖之上乎分鷗
一波借猿一枝其無驚猜矣乎鼎臣曰嗚呼治

身者治民事君者事天求無累於心不計於人心存而萬化出焉與成再拜曰敢不敬承諸君教言向仁山曰奚獨無言仁山曰言盡于諸先生不敏賄以無言子其行哉雖然吾工書請書羣言於冊衆皆曰善書已相向復再拜而別

贈徐君良節知宿州序

少宗伯東江顧先生精鑒裁不妄許可常論士未遇者曰浙之開化鄉貢士徐君良節篤學勵行有志節人也予以質之僚友董君文玉應曰晞

良節吾鄉同年也其在鄉學已卓然有操立赫然有聲譽及領薦而來卒業於國學國子先生合六堂士試之君名第多在一二時司徒韓公貫道擇士爲子弟師得君大喜讀其文察其爲人亟稱嘆不置以勸業期之進試禮闈屢蹶君益奮勵窮研經書泛觀羣籍日課舉子業濫溢篋笥爛熳几案皆華整明罔各得體要居京師數年屹屹終日不預燕遊事干謁心夷氣靜若在窮谷下邑權貴家重其名爭延爲塾賓且以

重幣致之君一切遜謝不赴予聞矍然起拉文
玉叩其廬訪之因謝曰願自愛正德丙子輩士
皆就選吏部君獨慨然奮曰吾且背城借一其
無遺憾自秋徂春益勤勩竭心目力日夕不休
家人勸之弗聽三試畢誦其文同試士聞之皆
容歛色沮以魁選待之君亦自詫曰吾得雋已
乎暨榜出則皆愕曰於乎信哉係於命矣冬十
二月吏部合選士百人試之君名復第一得授
宿州知州乃言別於嘗所往來者將戒行赴任

衆謂予知君當有贈言夫士不幸不爲州縣長
州縣長古子男之任也於民莫近焉下澤莫先
焉其道貴於有愛民之心而成之以廉濟之以
慎而已矣人溺於利則昏放於欲則弊素雖有
愛民之心日消月沮所存無幾或廉矣慎矣而
本無是心則果於自爲而不屑於爲人有嚴威
而無平易有率直而無委曲有綜核操切之政
而無寬柔涵煦之意縱弗致於賊民民將不被
其澤焉存心於愛民則本立持已以廉則明生

幹事以慎則廢舉全此三者斯以爲良吏而已矣考良節之平生吾不患其不廉患其廉而劇不患其不慎患其慎而泥不患其無愛民之心患其持之而不化蓋難一者物之情無常者事之形人固有能不能有見不見事固有緩而急急而緩物固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者君子曷嘗膠于一言亦誠以動靜以應求其可而致力焉士大夫說者常恨無學術學術者合內外而言之也良節操志行學術如是雖高都厚負將無所不可何有於一州哉而必爲是言者誠不自以碌碌而責之備焉耳良節自入官訖於懸車程期遠久其何所施爲建立周浹終始以酬諸故人之知哉將拭目以觀焉

贈節推梁君之任德安序

府推刑官也世之刑罰所以不中者三倚寄胥吏惟所軒輕一也姦售巧辭執已照鑿二也承望風旨煨煉誣服三也三者弊矣而挾私怨黷貨賄以高下其手者不預焉於乎天之所以生

我與朝廷之所以用我將使生人耶殺人耶而
悖戾若是諺曰世將無後爲其多殺人耳刑官
不職多陷人於非辜求免鬼責而昌其胤祚得
乎宋錢若水推同州時富民家女奴逃奴之父
母訟焉州以委錄事叅軍錄事嘗貸于富民弗
予怨之遂甘心焉富民不勝撈掠詭辭殺女奴
投水中父子數人皆坐死僉以爲然若水獨致
疑潛使人覓女奴得焉事遂白富民德之市田
宅設齋醮爲若水祈福噫微若水則數人皆死

矣錄事固不足論一州長貳受寄專城視民命
如蚍蜉不少經意謂之何哉今之從政者奉公
體國視民如傷固不謂無人中有味心事寡學
術聽斷訟獄不計情僞曲直而任意縱欲如前
所云者固皆天道所不容王法所必誅其最可
恨者平日揚眉吐氣大言高視以才傑自居乃
皆阿徇上官惟所指使但思保名譽要旌擢以
爲已地而於生民之休戚不少顧計尤爲恣心
害理罔上殃民每興懷及此氣填胸臆於乎國

家政刑偏頗紀綱廢壞一至于此豈不重可慨哉梁君累世衣冠厥考北莊公兩佐閩郡惠政在人君賦性仁厚且通經知事家風宦學夙有承傳筮仕馬瑚未期年上下交口稱頌聽斷之際沉機殫慮幽枉畢達嘗攝郡篆數月凡所施爲民夷懾服先是郡繫羣盜數十人君廉得其枉悉破械縱之郡城懽呼以爲神明不尤難於若水同州之事乎推是心挾是器以往雖遇盤根錯節亦將迎亦而解矧德安爲湖勝郡素稱易治者哉崑大夫士於君此行知宦績之有成而世澤將大甞也援故事徵文爲贈某于君爲故交知德爲詳故不辭而爲之序

送上海黃侯入覲序

徽士隱於商者王君美之輩儼然造余曰吾等寓上海久宰是縣者八閩黃侯將啓行入覲于天子聞于先生同年進士也乞一言以華其行余曰令欲之乎君等有所冀于令乎曰皆非也曰然則其爲邑何如諸君曰自侯之來市不擾

民不戚戚人皆安之樂有贈送而侯非可以他物故假諸先生若其賢與否吾不能知不能言先生以爲何如鼎臣曰吾亦聞之其稱于人者三曰拙曰愚曰迂衆愕然曰如先生言願有不可耶曰乃所以爲可爾今之爲令者趨承上官卑詞媚容豐廩餼美供張購珍索竒以逢其欲用意甚巧侯循常任真於是弗能也不亦拙乎衆曰然民窮積逋累年督賦甚棘箠楚桎梏率殘民以自潔以是爲智侯獨裕處緩圖頑然以

身當其衝翼蔽小民每逢上官之怒不亦愚乎衆曰然畜馬乘者察牛羊身肉食者謀妻子登樞據津者思慮不出於門墻侯爲令而憂天下每發於顏色形于嘆嗟可不謂迂乎衆曰然此三者侯賢于人數等矣近嘗入其境田禾櫛豐雞豚充肥老幼熙熙入其城郭貿易往來肩背相摩閭閻無愁怨聲米粟果蔬絲絮布帛器械羅列充溢于市入其室吏胥彬彬寮佐雍雍侯設茶具酒張樂以樂賓出古書名畫相與較評

有以細事來言者麾之問其政謝曰不能於乎是古之所謂惴惴無華而歲計有餘者乎真良吏矣乎吾憂夫臨之者之不之知也諸君旅寓於斯于今無所關而乞文贈行其情切切不能自己爲之民者又當何如侯家世衣冠爲人富文學崇心術使其得時得地他日功業必有大可觀者矣

遯庵詩序

遯之爲義博矣非必拔俗離世若許由務光之

徒然後爲遯也依乘之士利器旣試卒尼而不得行于是回趨改圖跳身利害之場非遯而何乃若迹溷俗流志存高朗旣而進退有地身名俱全是或一道焉故遯者身也所以遯者心也身世俱泯絕物以自爲者聖人之罪人也托沉冥以規進取者鄙夫之細也隱朝市以免災患者君子有不得已也樂則行憂則違遯世無悶然後爲禮義之中正耳舅氏吳公英敏之資謹恪之性沉毅之度而夙學彊識足以濟之年三

十第進士四十爲刑曹郎五十陟郡大夫六十進叅大藩未幾而致仕以歸勤勞中外多歷年所而能小心敬畏顧名義守典法未嘗踰越分守遇事有險巇政刑有紛糾人所狠顧脅息巧避不暇者公身任之而無難談笑幹濟而不以爲功是以績日起譽日張而忌嫉者則衆矣雖屢有大人先生推挽薦揚謂可大用而終莫之聽徒銜沮于一二小人而遂屯厥施焉公泰然奉身以歸曰溢吾分矣吾所有固若也遂絕慮

息機與世相忘因更號遯菴聞者疑之曰仕宦而被金紫倦遊而返鄉閭壯而出老而休終始盛朝奚取於遯焉鼎臣曰易卦遯之義退避也陰進而長陽當退避也公之解組在弘治乙丑盛極將衰之候小人害君子其幾已形斷可識矣公素學易知道寧不以得去爲幸哉而猶寓意於遯者憂之也退而遯者避小人也非避世也自後逆閹克豎相繼用事擅專威命毒流層紳士風掃地人文幾息如公逍遙林下不屈不

辱幾何人哉今復際聖明右文養老政化更新
公年適登八十康強未衰非惟目覩太平而且
身被高年進秩之恩曩昔閱時憂世之心轉而
爲含哺鼓腹之樂矣朱子晚年亦嘗以遯庵爲
號蓋君子所以自名必有意義非苟然而已也
坊院諸先生稔知公平生於是益歆慕嘆仰以
爲名德備福舉世莫及競著歌詩頌公且以爲
壽而鼎臣僭序諸左云

贈尹侯赴召之京序

士解褐去佔俾未幾授縣令縣令古子男也於
一縣之事細大無所不當知數百里之人民智
愚強弱無所不當治閭里村保銖兩之姦睚毗
之仇無所不當問給有緡粟居有廨宇行有舟
車左在導從承趨呵呼有胥史輿隸苟非闖茸
無爲令之斯行禁之斯止怒無弗懼喜無弗愉
燕坐于一堂而奔走服役者輻輳鱗集俛首惟
所指使誠恭儉慈惠孰不愛戴之如父母畏之
如師保敬奉之如神明於乎令何負于士哉然

令之治與其人上官得而察之第其高下可否
上之吏部以時行黜陟焉其治有異等言之天
子特簡拔為給事中御史遄歷華要踐台鼎而
登旂常于是焉在於乎國家亦何負于令哉令
不負士國家不負令而士之為令每負之者何
學不知道故也尹侯令吾崑四年矣民貧而賦
重法弛而弊滋最號難治侯初下車則廉得城
中巨猾善舞文起訟為公私蠹害者二人寘之
法以死吏民大悅服乃更為寬大與民更始蠲

滌垢癥待其改化律已繩人斤斤慎勤文序赴
程經權濟幹率為他邑先仁發于聲義形於色
雖巧伺善中無敢干以私而撓其法者若夫敬
老禮賢敦尚文雅表揚貞烈遏止淫祀期於化
俗尤為知本之務政治所臻不謂卓卓異等者
乎今年吏部疏外朝可擢風憲者上請纔三十
餘人侯名在第五檄至治裝以行吏民譁然無
繇攀借而搢紳大夫披德風浹禮意尤難為別
祖餞既酣有觴以頌侯者曰聖言而立禮重疆

仕侯年未三十筮仕為令而聲績大起若是夙
成於學者哉隔壤異俗八方殊風侯生長上都
令茲遠邑而蒞民行事動無違宜不器於用者
哉余曰然侯之賢宜知之先侍御公以一經起
家蜚英甲科佐理藩郡揚休內臺人固以公輔
期之而德位未稱逝年弗待侯趨庭訓侍宦游
豈惟學有承傳而世澤中窒造物閔惻亦必自
侯暢之弓冶之子不難于箕裘矧天之所相寧
無思啓而行翼之者哉侯他日所立將不負
國家下不負其先人暨所謂祈常台鼎之盛皆
自今卜之矣

送衍聖公還闕里分韻賦詩序

宣聖明道垂訓生人之功與天地並千萬世而
下凡被其澤者宜何如報也古之人愛其人弗
忍翦伐其樹敬其人必式其閭况其子孫乎然
則為宣聖之裔胄者吾儕當何如其用情也今
年春 駕幸太學襲封衍聖公孔先生被召命
來相禮禮成蒙寵錫拜恩陞辭以歸五部卿貳

會餞於禮部之公堂是日天宇鮮明風日熙和
賓主勸酬揖遜周旋匪物惟儀雍雍如也笙簧
鼓鼙激管鳴絲聲技迭進視今猶古洋洋如也
鼎臣因言於諸公曰吾儕際明時預盛典以有
此高會不可無紀爲先生行贈僉曰善大宗伯
夏公卽席取鹿鳴首章分韻賦詩得如干首而
諸公復屬余序之余惟贈人以言豈直爲誇詡
繾綣之辭取媚悅於一時而已哉夫亦勸劭其
進脩成就其德業有所資益重於百朋之錫千

駟之饋云爾吾儕之於先生斯文契誼至重且
大若是其何以爲贈先生感聖天子禮遇若是
其何以爲報稱今茲之歸念作賓之義思過廷
之訓益懋德業淑其身心以教導其子孫表率
其族黨閭里俾皆漸被詩禮之風沐浴文明之
化以弘衍聖人之澤於無窮詎非忠孝之大乎
至如顧念宿好德音不遐每有會合示我周行
則諸公所望于先生者更切也彼此交脩仰承
休德以宣文治而壽皇圖固千載一時幸相與

勉之

贈伊府良醫正黃君赴任序

秦誓曰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大臣之于技胡取
 焉保夫黎民故也若醫又技之大者莊子為庖
 丁之言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於技矣然則技
 之進幾於道乎醫之幾也尤易焉爾矣古之精
 于醫者率通儒哲夫或傑異之士寄跡于其間
 是故洞造化之理察氣運之機識內外逆順之
 因明迎隨勝復過與不及之變其治病也翕張

進退伸縮予奪任其所為無不滿志真如庖丁
 之解牛中理而遊刃有餘地矣是非幾於道者
 乎後世庸人豎子讀難經脉訣藥性賦未卒業
 已列市售技矣投匕劑施鍼砭十未全其一二
 而責報射利之心已熾然不可遏矣是故輕率
 孟浪責效旦夕圖僥倖於萬一逮夫病勢日染
 束手無策則低首頰面屏氣累迹歛然而竄矣
 予嘗喟而嘆曰醫之為道其殆絕矣乎非厚誣
 天下也痛人心之溺而悼古道之不傳也太醫

院醫士黃君某爲吾蘇陳僖敏公外孫僖敏公
一代偉人其子孫尚未有顯者豈旁榮側秀鍾
而發於斯乎君自少警敏學醫於御醫張公志
和得其傳甫壯乃出入於匏庵吳文定公守溪
王文恪公之門二公甚愛之君早晚侍二公教
所得益多所詣益深年四十乃擅其技遊京師
迎致之僕日以萃焉厥所施治不爲利規不求
近效而多收全生之功知者咸謂君可倚一時
聲稱籍然用薦入太醫院宗伯桂公屢試之大

加賞嘆令教授院中諸子弟踰年多所成就歲
辛卯春伊府良醫正員缺所司謂非君不可銓
曹亦以爲然遂以授君君捧檄陞辭而行公卿
大夫咸惜君去而鄉人爲甚相率餞之於郊先
是查君良徵以贈言爲請予乃執爵而言曰君
之所能者技爾其知進於是乎夫道與技非二
物也一間耳夫人能運其技者心也通夫道者
神也然技人道天也凡俗醫之爲汙成夫人且
不可矧幾於天乎君茲行也振師友之淵源以

壽夭潢之流固其能事何待予言若夫乘公暇
研故業窮夜旦觸耳目無一時而不思無一物
而不思思則通通則神神則進於技而幾於道
矣成夫人而達于天矣征聖昔賢已墜將絕之
統緒不於是而續乎君再拜以謝曰敬聞命矣
遂行

王侍御遊馬鞍山倡和詩序

道近人情不情非所以爲道也情縱之則流而
無居矯之則苦而難久是以先王之教不强世
常依人情而爲之樽約調齊使不過其則而止
詩三百篇聖人刪次爲經以訓萬世其言有出
於人情者乎情而不過其則斯爲道矣侍御王
君啣命持斧以巡江爲任江之南畿輔諸郡糜
數百里無所不當治大都之剽國門之禦下至
閭里探囊發篋之奸無所不當問盜臣黠吏欺
公債事黷貨殃民者無所不當詰責重而務殷
屬歲洊凶民窮嘯聚江海爲盜奸犯與法君遙
握機鈐授方畧擒其魁數十人黨與解散上下

帖然遂按歷州縣察姦良行勸懲撫綏除民以
銷凶悖之氣過崑改亭方君素敦察契秉公事
既畢速遊馬鞍山山在縣城雖高不過尋丈大
不踰頃畝然拔原疇挹井絡襟帶江湖拱揖吳
會諸山景號竒勝君至則夷夷愉愉相與道故
舊商時事俯檻引觴卽席賦詩畢晷而罷夫古
之行役者多賦詩凡以洩其憂思敘其勞苦然
一則曰王事靡盬二則曰畏此簡書性情之正
蓋如此君素以文行屹于南州其在南臺凡所

建明舉刺皆顧國體持公道厭人心未嘗私銜
偏聽輕撓風紀今茲弭盜安民不動聲色可不
謂宣勞舉職不負天子所倚賴者哉殷憂勤瑣
之暇洽友朋之歡適登覽之趣詩以言志是非
人情乎和而不至於流樂而不至於荒一張一
弛何戾於道哉世有溺燕遊癖文辭厭棄職守
固不足道若其矜持體貌深嚴城府不少假借
矯性情以保名譽媒爵祿者視君亦有間矣國
朝夏忠靖公以治水寓崑亦嘗游茲山賦詩光

耀邑乘先後賢豈相遠哉君詩七言近體二篇
邑之縉紳從而和之總若干篇予適在聚塢省
墓方恨不得陪尊俎挹風儀接議論以酬平生
茲因改亭之請而樂爲之序繼而讀君望金焦
登姑蘇臺望吳山諸作率皆格調高古思致脩
達寓慷慨懷古之意焉則君之蘊抱有非常情
所能窺者矣

賀王母吳孺人榮被恩封序

嘉靖甲申夏四月

主上用一二小臣議復下詔加隆本生尊稱因
推恩近臣贈封父母如制先是王太史繩武出
使東藩事竣請告將母以歸其母吾舅氏遯菴
吳公長女於吾爲外姊也今年舅氏壽屆八十
有二姊年亦登六十矣入門未幾旣暢離憂荐
膺異典制得封太孺人縉紳大夫循故事舉賀
而以文屬予予惟爲士者孰不願沾一命于釜
祿以爲親榮而白首窮經枯槁無成者衆矣繩
武年未三十第進士入翰林馳使輶歸鄉間會

拜詔恩贈封其親侈家慶於皇華赫天光於晝
繡可不謂能子哉雖然繩武之爲子視他人獨
難厥考求可君爲館甥於吳秀敏溫易承尊幹
家百口交譽曰王氏子起哉曾未中道而遺世
長往矣時繩祖生甫二齡宗祧之承一息如綫
孺人仰悼所天而俯鞠遺孤常喙哀以哺睫淚
以視周慮畢力誠無所不至若材木方茁培而
養之以幸其成美玉在琢襲而護之以防其缺
惴惴焉晷刻弗懈者垂二十年以克有今日身
長六尺娶妻生子文學起家爲天子侍從之臣
遡念往昔自孩而幼幼而童且冠以育顧復憂
危冀幸之端於乎厥維艱哉矧乃祖石門公挾
美材負竒氣抗言勵行士林翹楚而名不隸甲
科官不過學訓其所戚促未稱遺餘未究不有
待於繩武哉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無
念爾祖聿脩厥德報德云者非直贈封之而已
也脩德云者非直威儀文辭而已也若繩武今
日所立固已卓爾不羣必欲求所未至則其平

日所學六籍傳記所載與夫外祖遯庵公外舅
改亭先生所教所示守身刑家事親事君之道
流風懿範炳然心目蘊蓄而時出之察識而踐
行之爲德行爲事業騰英聲於朝野垂休光於
竹帛庶幾顯親者遠而爲孝也大矣若夫祿養
日臻毋氏壽康恩綸彩誥重封累錫是固天之
所啓勢所必至而何待於言哉

送工部都水司主事張君公儀序

泉出於山或仰出於地一物也流行而赴海勢
隨地異始有清濁險夷通塞之別而利與害生
焉國家設官以理庶政其道一也及其分爲六
曹列爲諸司勢以時異人情始有所軒輕而爲
之避就焉秉銓衡者非其人陰執滄疾予奪之
機以行其胷臆而夤緣黷冒之風大行於乎是
尚爲國有紀綱乎哉惟君子安命以行義隨所
遇而循其職他不暇計焉天下之平莫如水聖
人制器準以爲衡吏部銓次用人而曰衡貴平
也正德中太原喬白巖字爲冢宰吾蘇二甲進

士一時授工部主事者七人輿論爲之譁然自後仍訛襲弊蘇士官工部者什之五六刑部什之四五禮部百之三四戶部不得爲吏與兵蓋絕迹焉予嘗靜閱除目稽官聯懣焉爲之不平然地散人微言不能爲時重輕徒悒悒仰屋竊嘆而已客有解者曰是非人爲地氣使然三吳七壤綿薄山川散漫不相顧盼其生人君子崇恬靜之節小人懷嫉忮之心恬靜故循常處順不與物競嫉忮故幸災樂禍反面無情非惟司

舟不思其濟顧有操戈入室者焉以故當塗之雄得而甘心罔有忌憚余曰是固有之何弘治以前人才之盛甲於天下後乃不然是地氣乎抑人爲乎觀世變者可以慨矣靈寶松臯先生許公爲襄毅公之仲子忠厚雅醇休風素望爲中外所傾想方居毋憂未釋天子特挈銓衡之任畀之旣世厥德復世厥官古昔未之前聞公感激知遇罄竭抱負以圖報稱蒞事以來宅心持論務求其平內外大小庶官凡爲公所黜陟

選授者各得其分天下翕然稱平焉蘇之常熟有張君文鳳字公儀者資性明恪學有淵源以嘉靖己丑進士授廣東新會縣知縣憂去復除大名之內黃二邑俱號難治君之爲宰也以廉慎自將以安靜遂下以勤敏濟公事所在名與績俱起其在新會捍虎患六虎自斃其在內黃禱蝗災蝗無遺種二事乃匹休於古之循良者矣去歲吏部言于上檄召以來將擢科道官君自言曰某年踰五十例不得爲科道家宰而下

咸重君不欺許以善地處之需次數月竟得工部都水司主事綜理徂徠等處泉源知君者復爲之不平余曰時非正德宰非白巖六曹諸司無負缺君之得工部非人爲非地氣命也君則曰孔子大聖嘗爲委吏乘田不肖如某者得此已爲幸矣况泉源關係國家大計善治則利否則害尚慮職未易稱敢覬其他余曰先民有言上善若水察君之所存非所謂崇恬靜之節安命行義善之上者哉他日福澤演迤將成巨濟

之功以畢朝宗到海之願可不占而知矣於乎
爲蘇士者使人人如吾公儀則人自足以爲地
重又何必據上游立要津作好官也哉是爲序
送太常卿矯亭先生方公之任留都序

吾崑士大夫多樂恬退不與物競蓋風氣使然
余曰是道也治亂係焉夫亂不起于邊徼夷虜
武夫健卒錐埋發藏之盜而實起於規行矩步
深情厚貌之士夫士也閒居未試之時對客談
詩書說禮義固將高視一世追蹤于禹臯伊傅

孰肯委其身於不韙之地爲天下亂階也哉本
心之亾其初萌於進進則競競則將抑人以揚
已損人以益已奪人以予已患其不勝要結黨
與鼓雌黃之口假翻覆之手其陰事濟黨勢成
而罔上殃民之事叢矣夫一人爲之十人和之
百人慕而效之久則風靡而瀾倒焉由是紀綱
大壞皇澤下闕人心囂然不平姦雄起而乘之
而亂斯作矣是故善治天下者必獎恬退恬退
廉靜之士興則飛揚華競之風微士安其位人

守其業而天下治矣斯言也予於矯亭先生方公之去有感而發焉先生篤倫理富文學宅心端而見義明其立身大節夫人能知之能言之茲不暇悉數方其鄉舉省試廷對皆占上第重以風儀整雅議論和平操履詳慎故秉鈞持衡者咸欲置之要津搢紳百執事咸欲得其同朝然每當選授先生輒投書時宰言其氣體素弱宜於南不宜於北且乞便近得迎養其親宰信之故歷官刑兵吏諸曹皆在留都擢貳藩參則

在浙所至卓有官聲至改山西按察副使董學政人皆爲喜曰用斯當其才先生愀然不憚郡縣鄉閭強之行未至境疾作度不能支抗疏乞休飄然南歸歸而課子孫廸後進薰陶里俗戢其奸頑而扶其善良時先生之母弟改亭以僉憲致仕予以請告家居先生偕吾輩十餘人結文酒社春煖秋涼弔古搜奇放浪於山水花竹間笑傲終日或至夜分未嘗一談紛華盛麗之事若不知有人間世也嘉靖戊子當道惜其才

薦於朝起家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脩撰
章服俸給仍其舊人益爲喜曰先生固館閣器
也先生來居京師益厭憚勞役舊疾時作今年
夏暑甚先生疾加劇復上章乞歸甚切未得俞
允適南太常卿缺當道曰方某忠孝敬慎材於
祠祀禮樂爲宜且秩清而事簡稱其體也疏名
以請上可之先生不以遷秩爲榮而以得南爲
幸時體亦已漸強後數日起拜命又數日陞辭
而行予惟今茲人與先生同志者望之羨之真

如登仙先生至留都敬共典祀聿舉厥職不待
言其歷舊遊訪故知覽山川之佳麗習水土之
便適以餘暇之日親醫藥輔精神志樂而體強
其仰體君相之意久留於斯也必矣祖宗根本
重地羣賢畢集復得先生詎非國家之利哉客
曰方公以疾而辭顧得美官於義何居予曰去
其志也非要以規美官也君相不聽其遂往而
以清秩縻之此固獎恬退之道今日作人圖治
之要務也又曰體弱而樂南有疾而辭位此皆

人情之常何謂恬退予曰言何容易管人嘗謂春明門外卽天涯望玉堂如在天上世固有日競榮進心勞體疲強忍七年之病以徼倖一日之樂迄死而無悔者視先生何如也不此之庸而顧彼之求日徒誇於衆人曰我將登治功於三五於乎有是理哉蘇之列宦中朝者若干人適來徵文贈行遂書此以爲序

贈鶴峯王侯三載奏績序

外內庶官惟守令曰牧者牧以養爲義謂其職

專在於養民也令視守尤親民故其責爲尤重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卜式曰惡者輒去母令敗群於乎盡之矣世有牧民者挾智巧鼓權力豐厨傳廣結納期於集事取名以希高位次之弄筆墨肆遊觀玩時愒日以俟轉遷下之嚴刑苛政舞文弄法以盈筐篋媒利祿三者雖有間然皆取適已事而於生民之休戚漠然不相涉入辟則牧牛羊者於秣飼之節調適之宜不一經其意

而徒資其力利其脂肉皮革骨角毛毳以爲已用是烏得謂之牧哉嘉靖改元予乞恩祭掃家居屬歲屢侵公漁私朘民力已竭而賦令益急重以風俗滋弊巧僞百出而盜賊公行明年十月蜀郡王侯以才望選令茲邑下車之日識者僉曰賢侯也民其瘳乎侯旣視事乃酌輕重緩急而徐爲之軒輊翕張宏規簡節振頽起廢義以諭民而慈以拊之期年政成績起上官列諸邑令賢能以侯爲舉晉今年逋負益衰政益寬

境內大稔民大和惠有熙阜之望而侯適當三載考績之期士民皆曰我侯茲行天子將遂留爲臺諫親臣其肯顧念草莽困窮令侯復來戚然如赤子將去慈母懷抱諸搢紳大夫則曰我侯將興革利病胷中旣有定見卓然可行今皆未試而一旦舍我去如吾民何爲僚貳者則曰侯吾之師表也凡政事無巨纖必經指授以行然後安侯去吾誰與歸江右方丞尤與侯協恭謁予文贈之予惟古之爲政者以德德盛而民

自治今之爲政者以心心有存否而政之善惡
民之休戚係焉嘗因侯所行事而察其心矣每
值水旱痛自貶損精誠以禱必獲嘉應然後已
徵科筮楚弗忍于民常頸面頰發滂然出涕講
求民瘼煩言弗遑合者揭諸坐隅時省而慮行
之勸劭民農聞穡事有獲則喜動顏色吏民有
弗率教承令者容宥而開諭之怙終而後刑之
是非所謂求芻牧去敗羣如侯可謂得牧民之
體者矣蓋此心之仁根中達外故其氣溫其容
粹其言易於感人其政寬大久之而民自治終
始三載如前所云三者之弊一無有也侯誠賢
矣哉仁恩之意旣發於誠心則潛行有達隨所
居所立以贊大猷而下膏澤今雖去矣政有遺
蹟必將以告諸來者其陟侍從據台鼎必將以
啟沃聖天子有所振厲改革以加惠困窮吾民
其母以侯去爲憂

海桑燕慶圖序

弘治中今太倉州未建縣之東境近海有錢翁

仲舉者個儻好義人也縣官命掌公稅出納者數年未嘗殃民債事上下咸愛重之先諭德桂軒府君與之交翁歲時餽海物以爲常府君每滯之飲懽暢竟日吾童子時所見也翁之子今揮使君允美乃謹約守分恪守前緒年甫三十值例入粟助公占武階今年齒登六十士之能詩文者多致頌禱焉前侍御今擢叅廣藩半塘先生於君爲婚姻家時在浙臬寓書徵予文爲壽予以衰疾禁作壽詩文者已十餘稔矣而先

生之意似不可解乃因君所繪圖題曰海桑燕慶而爲之序葛稚川神仙傳云僊人王方平降吳蔡經家復邀麻姑至乃十八九好女子姑謂方平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聞蓬萊水復淺於往者豈將復爲陸乎此海桑之說所繇始也大類荒唐無稽然天地間變故不常難以理解者多茲事固未可臆其有無也不然則列仙寓言如詩所云高坼爲谷深谷爲陵以喻世運升降之迹焉耳客曰然則海桑之說於錢

君何居夫人遭逢叔世干戈搶攘分崩蕩析不安厥居頃刻有陵谷之變錢君自祖若父以來生長聖朝百五十餘年太平休養世力農桑以長養其子孫孫子以勤學脩行以弟子員補太學生昂霄聳壑頡頏有日君齒登下壽康彊未衰歲三月十三日當懸弧之辰內外子姓拜舞羅祝親賓稱觴致詞遐邇咸萃大海在東天風雲濤舒捲几席之下蓬閭飛仙駕颺輪曳霓旌精神感召或凌高燕不亦慶哉客曰稽諸聖經

皆云積善獲福以爲慶而先生今茲所云得無戾乎曰慶自天致之在人如君所享豈偶然之故哉蓋家世守法循禮不聞有豪兼武斷之忒至君益自脩謹興起於前賢之風置腴田以贍族知宦學之可賚損金幣以教子用材幹爲上官檄捕海道協成靖寇安民之功君之所存所行若是謂非鄉之善人乎自茲日進於善積久而發則諸福萃止子孫門閥日以昌大豈獨君一身享遐壽而已哉君佩服吾言他日必將有

徵焉

鄭母張安人七十序

弘治間以同年董太史文玉識其舅鄭君克寬時爲某官謹愨詳雅居常簡素自持與人雖笑言未嘗輕率詢之知爲世家子學宦出入儒鑿者也予愛而重之正德初秋以醫業蒙天子寵眷累勞績序遷爲通政司通政其性氣冲然猶夫昔時不少變也小夫饕竊祿位意氣盈溢凌人傲物如高秋之鷲鳥洪波之縱鱗物莫能當

君若此予益愛重其賢知必有以成之今年秋九月解州知州康良佐來請曰吾於鄭氏親知最深母太安人張齒登七十康強逾笈誕辰在十二月之望願得先生文祝之予曰太安人如何曰歸院判公迄于今中更貧富窮達得失憂喜世故之澆醇人情之軒輊變態凡幾安人中

有常主而低昂盈縮以應之卒樹厥家成厥子食桑榆之福今高年順境通政君所立又卓卓如是而且夕左右諄諄以鑒止足效忠勤報主

恩光先祚爲訓警戒之道雖古之賢母何以異焉予曰然吾嘗觀於其子而知之夫天下之物唯常者久久斯不窮桃李之爲生也條而萌芽條而枝葉條而華實膏腴光沃改觀可喜可愕赫赫之極燁燁之末然而萎矣唯柏不然寢而生寢而長無華葉果實之敷碩若可少焉然而閱百卉歷四時亘數十百年而成材入匠氏之手而利器用不速腐者雖松檜不與也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蓋以柏爲舟堅緻牢實故幽

貞之婦往往以自比焉聞安人性嚴內治甚飭居夫之喪足不踰庭戚屬往來一切謝絕非稚齒不得見其面是其貞靜有常得之天性而爲婦爲母之道皆根於是焉繇是而永脩齡於百千者詎非理之必然哉權門豪家羅錦綺厭梁內竊富貴於一時而轉眼夢破者視太安人之賢而壽考何異春華之於栢也矧其子能肖德承訓篤孝以養於親精技術以宣勞於帝躬則其家門胤祚福祿之長亦可以理推而太安人

之壽於此益永而罔害矣是為序
送喻侯入覲序

正德八年秋九月松江郡守喻侯將入覲入閩黃君某為其屬吏言於鼎臣曰侯吾師保也樂其德無以洩吾私願得子文以送之鼎臣曰吾素知喻侯矣人材識各有所宜唯侯隨所用無弗宜其初以進士宰祁陽擢官南戶曹改御史未幾出守茲郡所在能舉其職有雋聲夫松江並近東海細人逐魚鹽之利出沒險遠為民害

郡號難治君至將改弦以治善善惡惡振勵以作之人習舊愕新譁然騰議侯弗顧行其志益堅久之遂定性明敏彊記閑於法理吏胥乘間誣君將舞文為奸侯曰茲事吾嘗云云若何敢然敝民喜告訐射利侯曰若往日會訟某得某罪或曰曾以某事曾受杖幾何今復然眾益畏服已而閭里田野之利病能周知之肆惡者不旋踵而持牒追捕之者至矣以是民益勸戒毋自棄以梗我侯化郡遂稱治君子曰善牧者去

敗羣善藝者芟草萊推以相天下足矣寧獨治
郡耶侯奏績天府考課銓司必膺異寵而蒙顯
褒矣或者則曰侯食君祿而忠所事其功名光
大福澤長遠固將自天佑之但世之所謂材能
受賞者在公唯催科在私唯餽獻而他事不預
焉是故財已竭而歛愈急民未甦而盜愈橫病
乎上下之交征也我侯於斯二者未聞其用情
焉則其謂之不材也亦宜孟子曰唯仁者宜在
高位多見夫仁者之難進矣於乎如蒼生何如

蒼生何侯四川之內江人

李氏族譜序

民之初生無彼此與鳥獸等生生寢久而人倫
之道形有人倫斯有別有秩有序先王因而分
姓授氏使民無瀆所以別之也孟子曰天之生
物也使之一本一本而支分支分而秩序明秩
序明而人倫正譜之所由作也李氏之先河南
開封府封丘人莫知所繇來在元季有諱大公
二公者兄弟也避亂走通許通許距封丘百四

十里 高皇帝既定天下詔郡邑流民卽於所在附籍供租役於是大公言於弟曰吾宗子也宜歸汝其畱此二公遂卜居通許西之九女塚驅狐兔翦草萊爰造室廬開墾土田未幾樹畜滋蕃雄諸遷民生二子長曰奉先次曰信奉先生循祖循祖之世富累千金牛羊被野生四子少者曰榮明經充歲貢爲淮府典寶所典寶副榮生三子少者曰志學以進士選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主事改真定府通判未幾擢蘇州

府同知爽剴詳敏挾美材有遠志外補非其宜人方惜之而期其晚成也譜始於大公二公斷自所知也獨詳於志學暨厥父祖而不及他者譜作於志學文爲志學而作且重顯也稱名序李氏族譜非私也初二公去未造逢景運用起厥家傳三世服田力本知皆龐厚善良人也至典寶公始業儒登宦途而吉士君遂發身賢科播芬官聯所至未可預量此范文正所謂積德百餘年而始發者也凡李氏之子孫觀是譜而

知祖宗創業詒謀農與儒爾守之以爲出處之
務念派別支分咸肇於一本有服者篤親親之
恩無服者不至如途人長長而幼幼尊尊而卑
卑序有典秩有禮而李氏之後不日昌以大者
無是理也使天下之人皆長長而幼幼尊尊而
卑卑序有典秩有禮而天下不治尤無是理也
於乎譜之爲義大矣

壽恒菴先生七十序

物理有屈伸數有盈縮故燠極而寒霽恒而雨

木實蕃者易衰水勢激者善涸維人亦然達官
之後或至於行乞萬金之產不免於榛蕪赫寂
否亨相倚代禪哲夫達此乃有撙節之制培植
之道旋斡之機理之經也數之紀也斯天道在
我而福祿引之於無窮矣恒菴先生江陰故家
譜系相傳出南州孺子自幼篤行績學澹然無
他嗜好成化癸卯領鄉薦卒業成均弘治中授
永州府推官律已嚴而持法公奸珉猾胥狼顧
鼠伏善良賴之未三載以母夫人年踰八十惻

然上疏乞歸天子憐而許之家居遵禮嗜義端
居簡出偕其夫人吳事養太夫人惟謹日課子
究故業暇則招邀良朋嘯詠林樾燕游江島遺
世紛而安晚節有越范蠡漢疏廣之風焉初先
生歸凡親昵者皆曰惜哉有官聲祿位當日崇
而止此其知者則曰挾雋能當奮庸於時而止
此然自今日觀之第望日益弘子姓日益蕃明
經發解登胄監者聯翩而起諸孫讀書能文章
矯然凌雲之姿先生與夫人年壽皆七十康彊

未衰難老可期其所得于天不旣多乎夫居位
而效職忠也顧養而去官孝也樂高遠以怡神
形智也敦禮教以昭軌範恭也忠以行之孝以
基之智以周之恭以守之搏約以節之培植以
豐之旋斡以運之雖欲讓天之休不居不可得
已先生夫人媿德並賢行目擊其子孫羽儀天
朝贊佐廟謨發久積而宣餘功他日廟堂有名
臣鄉邦有老成家庭有壽母一時美談盛事寧
不足以垂光史冊而照耀山澤者乎吾友屈君

汝爲托交先生父子間嘗數道其世德之詳吾
固樂與之而先生之仲子元凱季弘道間因汝
爲徵予文以壽其親遂爲之序而系以歌俾歌
以節舞侑觴庶爲親歡歌曰大江東趨兮朝宗
汨鼃鼉兮潛蛟龍涵潤百里兮地靈攸鍾岌君
山兮秀峯墮煙霄兮青芙蓉鯨波感遏兮風氣
鬱從苾高門兮靈瀾秀封喬木古今兮凌春冬詩
禮在庭兮嘉祥日逢羨二老兮龐眉鄉閭翁兮
敬恭鳴鳳雛兮喈喈狎天門兮九重知壽算與

福澤如山岡之衍衍兮比江流之溶溶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於經傳凡以辨
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勛名節義之
士多出於世家舊族而編廬毗隸之子孫雖或
發身科第縮取顯仕未幾多以賄敗者何流風
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二說豈遽
爲定論也哉在先王舉措至公至明自有權度
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尹某以考績去上官擇可

攝縣事者曰必得廉能吏乃以屬長洲縣丞馬君令置所事事以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崑之士大夫耆老吏民罔弗愛敬傾慕焉交謁予請爲文以贈之予素知君名君來時予適以展掃南歸目擊一時治效矧彰善吾職也遂樂爲之序君體貌竒偉資性敦朴庶幾古之所謂悃悞無華者持已介而繩下嚴故賦政用刑譴訛振弊雖或弗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飄風甚雨爲災壞民田廬巡撫李公命徧歷四境視狀君

簡覈精詳里胥無敢因緣爲姦旣而蠲租振窮漸被弗僭君之力也國初科貢二途並列庶官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法意寢乖科日重而貢日輕士不繇於場屋積日需次貢禮部入胄監待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掀揭之才莫能自奮困而頽墮者衆矣君固嘗困頓於是今觀其所立豈下於科目士哉本旣立而未從之將職百司登大寮何往而不可蓋君河南宜陽故族厥祖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內丘知

縣滿九載民騰章籲畱遂得增秩再任又滿三
考齒踰七十累疏以去進退有禮如此其牧民
持身之道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衰婦或以守
節顯家世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區寒賤鄙野
所可擬哉然則立賢官人之法可泥於古訓而
不論其世類乎丞貳職也攝事借乘也而得人
如此俾爲令長久任聲績所就寧不肖其乃祖
哉於乎凡今之牧民者人人如馬君則民不窮
民不窮則賦役有終禮義可興而天下治矣

朋壽詩序

天順成化中崑之庶老相約爲延齡會義取娛
高年祝難老年非五十已上者弗預仕而老於
家者別爲斯文會兼以輯威儀重文物端表率
故不拘年齒而庶老之有文行者間得預焉就
二會而評之延齡爲穆斯文爲雅而敬交序齒
聯鄉曲篤親舊固一道也先諭德府君出入二
會三十餘年俱躋耆席伯兄有齋先生仲兄自
如先生繼預斯文人皆以爲難正德丁丑自如

先生年登七十歲首倡一律邀會中同庚上
杭令高先生思南守張先生和之因命工肖像
爲圖繫之以詩會中諸老及里中韻士從而和
之得若干篇卷成借魯頌三壽作朋之意題曰
朋壽先生走書京師曰吾三人願得吾弟一言
爲壽也惟古人交游中於同庚尤親昵若宋文
潞公在洛之日與程中散珣司馬朝議且席司
封汝亨年皆七十有八爲同甲會各賦詩紀之
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甲午年

事在往冊固已炳炳若生同里壽同稀年同心
之言同聲應酬至盈卷軸前此寔未之聞要自
吾兄始也矧潞公會耆英之明年遂會同甲又
程司馬二人未嘗預耆英吾兄偕高張二先生
久要斯文會盟而復有朋壽之作事儼諸管人
或掩而過之矣人生不辰當瓜分鼎沸之秋駭
目驚心朝不謀夕雖幸而壽考烏知有生之樂
三先生居仁里際盛朝麗詩書之澤同衣冠之
會康於其躬裕於其家有泰豫而無愁勞熙熙

乎同老桑梓福之所自烏可昧乎君子謂鼎臣
闕宮頌魯侯壽而享諸福也本之則在于泮水
其詩有云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今茲壽之朋似
矣德亦有隣其如何曰上杭溫而飭約而不渝
思南達而毅警而慮遠自如坦而恭順而無競
在公者宣勞家食者有儀或出或處均之爲翹
翹者所謂如岡如陵之壽亦既有所本矣又孰
與靳之夫敬德以迓皇極之福此固鄉先生所
以示民而迪後進者斯其著也鼎臣敢不再拜
而爲之序

贈僉憲胡君脩復環溪精舍序

佛氏善以虛寂宏達之論眩惑君子其下者造
因果報應之說以惕愚民故其教日盛其宇羅
布天下窮極壯麗嘗以髡髻敝衣趺然一夫孤
栖於荒寒險阻之間而坐致數千萬緡飛樓邃
殿儵然輝翔天際良以其徒往往能精脩苦行
守其道而不渝足以聳動一時故耳若士大夫
服儒衣冠而畔道敗德盡棄所學以逐功利間

有賦性簡遠澹然於物者顧又從事於禪靜以爲明性之宗至於姦人假道學之名以媒其私恍惚是非賊亂聖真於乎宜佛氏之教日盛而孔子之道日以不明也夫國都府州若縣設學以養士祀孔子所在惟一區而殿堂門廡率多敝漏頽廢公卿大夫有司百執事皆嘗誦習聖經發身學舍漫不之省况其他乎於乎又何怪乎佛氏之教日盛而孔子之道不明也宋晦菴朱子功在六經統紹千聖固無容喙而其父韋

齋先生實得中原文獻之傳以開其先嘗爲福建政和尤溪二縣尉來往建寧城南瀕溪作書屋携子讀書其間榜曰環溪精舍國朝宣德以來爲僧據隙地建佛宇久而寢盛莫之能正也文公之世孫翰林博士學率族人及郡縣三學生言於分巡按察司僉事胡君君慨然曰吾責也遂檄郡縣毀佛像逐僧徒相堂宇之制因其舊加葺焉中祀韋齋旁以文公配增創重門置閣者以守之於是縉紳童縫之徒顧瞻咨嗟翕

然稱快而爲朱氏之後人者重德胡君無以洩其私也博士君乃走書於其弟大理寺司務陞請於其友顧鼎臣述爲文以表之夫文公父子發明聖學以興起斯文之墜緒其道在天下如日月之爲明泰華之爲高江河之爲流轉豈係於一祠之興與否也但斯地爲文公髫年讀書之所想其端坐畫沙列八卦時人文地靈已宣露其端倪矣而韋齋先生易箒亦於是焉父子授受淵源始終非他遊觀旅宦之區也而厄於

異教百有餘年非士振明達果毅不惑於邪說其何能一洗前陋而反之正如此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佛氏之移人害道十倍於楊墨其浸淫盤據於中夏又非楊墨之比天下習熟見聞不以爲怪豈復有倡言闢之者哉今士振去邪崇正不但以言而見諸行事之實非真有見於聖人之道能若是乎卽其一事而

其他脩飭學較作興士類移易風俗超然卓異之績可類推矣於乎使士大夫居官臨政皆如

吾士振使凡服儒衣冠誦習孔子者皆能不畔其教如吾士振皆務實篤行不假道學之名以亂天下如吾士振而孔子之道有不明者乎此盛則彼衰佛氏之教將日底於漸盡矣至若重儒術宣禮教闢邪說刷汗習放逐裔夷釐正華夏以復三代文明之舊則在於主張世道者吾豈輕言之以駭人耳目也

壽仲兄自如先生七十序

上古風氣完厚士栖巖穴往往長生久視世稱

神仙其聖賢之徒雖富貴爲天子而年皆百壽上下今之壽者多在於野而朝市都會之處富貴之家寡聞焉是豈可獨歸之氣數乎哉晦翁論仁者壽曰靜而有常故壽常非難牽於物而使不失其常斯爲難耳壽莫有過於天地日月者其升降合離生成往來歷千古而常然也天之賦人本有常性權勢爵祿車馬金玉之好馳於外聲色臭味統綺之奉淫於內利害榮辱得喪可喜可懼可愕之狀交於前而常者變矣是

故其性移其情蕩其氣悍其神亂其起居不時其肥瘦慘澤儵忽而異其本真之靜撓於動而降年之不永田野之人其經歷聞見奉養之具異於是故雖勞役其形體而其性真自如自如則靜靜則有常而壽矣吾仲兄自如先生雖不生於通都而吳中南北玩好之物畢集雖不入仕途而早被封命子孫皆少年成名雖家無贏金而衣裘羞醴之奉不虧晚年交游往來觴詠棋博絲竹不廢暢飲或至夜分就其所據亦足

馳騫以自戕先生今年登七袞矣豐容輕身神情之精腴與五六十時無少異傾蓋而問年者必大驚異謂善攝生駐顏自鼎臣觀之髫年有知迄於今侍先生其處人倫應世事交際羣物順理循分舍垢樂善用情加禮悅而不耽忤而不戾喜而不揚戚而不降物變之來紛然而先生常自如蓋三十年如一日也於乎其可謂不撓其本真者乎其靜而有常者乎古之聖賢與巖穴之士其所自全以永年者皆是物也先生

將來之籌誠未可算也正德丁卯先生年六十
鼎臣嘗有述期歲祝一詩旬獻一文自後罹憂
遭災加以逆豎劇盜煽禍肆虐奔走北南狼顧
弗寧遂逋歲祝之數今效白體賦得十章哀爲
一什价叙斯文爲先生壽聖天子方更維新之
運臻太平之效舒化日敞壽域以追黃虞之風
鼎臣雖不才得備位侍從以文字爲職業先生
逍遙後三光同兩儀而共敞焉歲祝旬獻之文
與詩不才必將以時輸之不敢復後矣

壽許母九十序

崑人多壽者前未之考在元若周壽詛年一百
十餘歲郡有司歲舉鄉飲序爲大賓迎送加禮
貌焉其子若孫扶翼左右亦皆垂白志侈爲美
談國朝若毛少宰三江先生之祖年一百餘歲
有司爲建人瑞坊表之若龔方伯之夫人某氏
年幾百歲若吾大父杲菴公年九十三吾外祖
貞孝先生先考桂軒先生年皆幾九十弘治中
吳淞之陽有媪年一百十有七歲惜賤貧姓氏

不傳閭閻草茅若此者衆矣其縉紳大夫頽然
養恬林壑者多八十左右而年過七十以爲常
今許氏母趙年登九十而彊健如管耳目未衰
所至蓋未有涯也於乎是何壽者之多而他邑
未之聞婦人之性多躁悍其在貴富大家則驕
惰恣肆不事女工脩婦職傲其舅姑抗其夫妬
其妾媵殘虐其婢僕至惑於二氏禍福果報之
說而爲所不可者則無間於賢愚貴賤貧富雖
素號詩禮世族亦不能免也平生所爲旣逆理

悖天足以損闕其精神銷鑠其賦受而徒事虛
無杳冥冀以滅罪獲福何益哉許母天性慈惠
平居寡忿聲厲色御下未嘗輕加楚撻其事姑
承夫鞠育子女各盡其道雖老於富室而知勤
儉不渝迄今猶躬補紉未嘗一日茹蔬素信巫
覘奉佛施僧其賢如此壽而康強宜哉矧其子
士良良而能克幹蠱裕業以豐其養諸孫秀而
敏將取第躋仕以揚其宗志樂體安境優神怡
母之壽宜滋無窮焉他日算踰脩期表瑞閭里

者必許氏母矣嘗考地理家謂西北隅爲乾方有山使人壽考吾崑山在城中適當縣治西北峯岳秀拔雲氣吞吐天光地靈於茲凝耀故其所產人物多貴而壽獨恨夫織人盜石射利以資四方玩好山腹爲枵時多崩潰久而不戢將詒人物災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如崗如陵不騫不崩是雖以比人之貴與壽然要之理有相通者焉然則孝子慈孫之於父母思頌禱其壽父母之於子孫望其貴顯以昌大門戶宜於吾山三致意焉士良壯遊京師其歸也適當母氏壽辰旣祝之文以摠其情因以樂山之說申告諸仁者

贈汝湖先生送母榮歸序

孝宗皇帝御宇之十有八年爲弘治乙丑時民物恬熙士風龐厚作德興治幾於隆古矣歲當大比上於鎖院三試洎臨軒清問之前期每夜焚香露禱於天左右跽請故上曰茲當舉進士願天畀真才爲國家用爾放榜之日縉紳章縫

鶴文康公集卷之五
翁然稱得人焉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汝湖
先生謝君以中以辛卯順天鄉闈發解第一至
是會試中式復占名第四廷試第一甲及第第
三人科目翹英誠鮮其儷也先生爲閣老木齋
公子公推以後季弟某然自幼至壯居常侍公
弗離也故中朝稱世德家學者必歸焉加之儀
觀秀整才華峻發一時推右爲詞林譽髦之冠
居無何
奉皇登遐

武廟幼冲羣閹亂政木齋公以直道去國先生
遂引疾侍公以歸慍小弗殄廢置家食幾廿年
今上躋大寶反正求舊乃以初職召先生還史
局講筵宣勞累資又數年始序遷今官先生所
後母誥封太恭人陳從年齡雖高然志樂體彊
綏祿養甚安也去冬忽遘痰疾數日思歸遂劇
先生適聞木齋公勿藥有喜亟圖省侍乃上疏
援例乞送母歸上察其情可之仍命給驛以行
重講臣也於是館閣諸君子循故事賦詩贈別

而謂鼎臣同年也宜爲之序惟士之遇合以至
各位升沉淹速要皆造物者爲之弘治之季群
賢滿朝曲藝不遺

孝皇復籲天求才垂裕之心蓋無窮焉旣得之
矣而汝湖管尼於儉人一斤不復同年諸君亦
皆遲回偃蹇不競於時迨是乃羣飛彙征陟黃
扉位銓曹布列卿士炳耀禁署旬宣方嶽咸聚
精會神以起名績者無下數十人爲世蓋臣衰
遲潦倒苟祿無狀獨鼎臣焉爾是誠天之所啟

孝皇之所遺以輔成今日中興太平之業豈偶
然之故哉矧若汝湖者識通而慮周度謹而器
利經綸匡濟之具夙成素蘊有待而發聖天子
方念其沮抑之久侍從之殷啟沃之勞將越庸
驟遷倚以大用策太常之華勛踵台垣之芳躅
可計日待矣寧親拜慶之暇其思已事遄往毋
篤私情後公義以負
孝皇祈天之意與
主上网極之恩哉是爲序

一顧文康公集卷之五
送方塘子魏秉濟出守廣州序

古之人病於不知人今之人病於人不知雖然
聖賢亦未嘗不欲人知特惡夫無實而倖人之
知者耳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已有
是善不色取人知之曰某有是善也已無是惡
不巧掩人知之曰某無是惡也知之舉而用之
出於其身加於上下有善而無惡故曰求爲可
知也聖賢之道如是而已方塘子魏君秉濟楚
產也少英邁克篤夙友博學多材藝其鄉知之

鄉之有司知而舉之於王朝王朝之有司試而
知之進於天子而官之其姓名入於仕版而聞
之於天下知君者亦普矣猶未見於用也及官
戶部善應變以成務而不廢法無違理職業以
是日舉名績以是日彰爲之寮案者敬而讓之
爲其上官者賢而愛之尤受知於九峯孫先生
九峯今之君子善知人者也今年秋銓曹擇廣
州守少傅厚齋公得秉濟言於冢宰曰某也可
遂請於上而用之於是秉濟之上官寮案同年

諸所交游者咸惜其去而鼎臣尤知之而尤憐之恨其澤之施未普也適周吏部希旦曾刑部朝儀陳侍御子敬王給事明遇趙刑部從之張太史崇象儼然造予要爲贈言乃有以告秉濟曰爲廣州一郡者樂得君爲戶部者重失君君不可謂不見知於人知於人爲難况知於廟堂元老如厚壘九峯者乎今茲往爲郡其爲善不爲惡以不負大人君子之知固不待言矣但古聖賢所以立身應物居位治民自有高明英粹

可久可大之規不翅如今之所爲亦不翅如秉濟之所能而已也因其所能日充所未能本之靜虛之府以達和順之施發之精微之蘊以極器數之末徵諸經傳之載以參古今之宜謹於云爲之微以驗政治之實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德行政事如古人斯見知於天下後世矣世亦有不虞而譽求全而毀爲善而辱肆惡而日受光寵者於乎此理之未定而幸不幸於一時矧夫窮通得喪皆身外之物一定之命聖賢用

心於內爲吾所當爲者耳是故不惟人知而求
已知不惟已知而求天知天旣知吾於世復何
求焉迂腐之談知不諧於俗秉濟及諸君皆我
同志故不避嘲誚而因有所厚望焉秉濟以爲
何如

周氏家慶圖序

正德丙子秋國子先生合六堂士試之得周君
光宙爲之冠已而進試於順天君復魁多士論
者以爲得人及見君溫雅謹重德器不凡又皆

曰是必有所由來一日光宙造予再拜言曰不
肖九歲而孤凡撫鞠教誨以有今日者吾伯父
母之力也伯父大叅公年登七十伯母六十有
九聞吾兄光宇適以公事得便道過家不肖羈
旅於斯不得相從稱觴無以爲情敢乞先生文
寓歸爲壽予曰某之不事是于今三年矣子其
之他光宙詞意甚懇悃不可解乃因其所作祝
壽圖題曰家慶而爲之序夫古人從宦而歸省
其父母者曰拜家慶故孟浩然詩曰明朝拜家

慶須着老萊衣蓋子孫以父母壽考爲慶父母以子孫賢顯爲慶蓋二者每相須而卒相值故樂郤之俗降在阜隸房杜子弟敗壞門戶曾子興哀於椎牛季路言思於負米古今同體感慨係焉若夫從仕而歸父母在堂則貴顯壽考相期而值焉不以爲慶乎吾嘗聞大叅公之爲人也稽古尚友以德業自負雖縣車盛年厥施未究而遺風餘烈隱然鄉閭之表某夫人媿德相賢垂白伉儷而君之兄弟叅大藩魁京闈各位

所臻未知其止天性之樂國光之榮萃於一時謂非家之慶可乎風俗日下兄不友於其弟何有於兄弟之子子不孝於其父何有於伯叔父母者哉周氏之兄弟父子慈愛孝敬上下兼盡記曰百順之謂福斯以爲慶誠無忝焉爲周氏之後人者守是道而不渝非直世享其休而風流所漸民將化之抑誕爲邦國天下之慶矣系之以詩曰

賢哉周大夫夙勵行與文雅負孔孟徒獲奉黃

虞君經術贊洪猷敷歷著華勛逍遙虞山隈不
待桑榆矐孟光含坤章閨闈播芳芬偕老酬初
懷壽筵氣氤氲令子經綸材日望滇南雲過門
戀慈顏拜舞獻酒勤猶子神駿姿復空冀北羣
頌禱微我辭鄙俚何足云高門世種德後先力
耕耘福澤有本源流行何沍沍世有狡獪子計
智析毫分希福無已時中心如火焚所行乃禍
媒適楚北其轅吁嗟昧所從日夕徒紛紜

勅封介壽詩序

天下之至榮本於心之同然非尋常震耀耳目
而爲庸人稚子所共駭嘆者也夫人赴時乘會
身都將相秉鈞持衡出入承明之廬晝接而夜
飲建高牙馳華車都從雲屯而游翔若神日月
雨露萃於其躬風霆霜雹出於其手簪纓介冑
之士駢肩累足俟候於其門趨蹌於其庭而唯
諾跼拜於其室是誠震耀耳目而可駭嘆矣乎
然榮矣而未得爲天下之至榮也若夫幽貞澹
寂之士慕閒適而忘利達田疇桑麻足以供衣

食涼除燠館足以息肢體琴書絲管花竹泉石
足以陶性情而娛耳目足不躡是非之庭身不
涉利害之途長且老於清時樂郊因詫於人曰
吾白衣卿相爾山中萬戶侯爾自謂足以凌軒
冕而傲王公爲天下之至榮夫是之謂無辱則
可已固安取於榮哉乃若斯人世善流澤闕積
發洩魁奇秀特之子姓森然而聳矯然而厲詡
翮甲科而羽儀天朝從政者舉其職脩辭者敷
其文宣三德以贊鴻猷陳六籍以恢皇風明揚
之績忠蓋之效上結主知而蒙簡眷於是乎勤
帝制回龍光錫命服易丘園之賁爲鄉國之華
俾人無遠近歌詠稱頌以爲難是不爲天下之
至榮矣乎或者疑之謂此一鄉之士一命之恩
視身都將相者所蒙固有間矣何乃抑彼揚此
軒輊不倫若是是不然夫寢成者難虧倏盈者
易除故曰物極則反時窮則變勢盡則敝致至
則危彼挾權怙寵初若赫赫一失其足則僂辱
隨之求爲間寂之士且不可得安可以彼之浮

榮而加於此之良貴哉蜀隱君子某先生禮以爲修義以爲訓耕讀以爲業年登七十有四康強未衰而厥子淑登進士職郎署三載課最天子給勅以褒之賜恩封先生如其官先生之猶子潮復以文學登侍從爲講幄重臣弟兄同朝珠聯玉並翹二美於士林先生方且徜徉林壑放情詩酒康樂未有涯涘赫寂之美有道以兼之潮乃請於院坊諸君咸賦詩以侈大其慶而淑命史繪圖登羣作寓歸爲壽夫是舉也以父成子則慈以臣報主則忠以子顯親則孝與夫兄弟之相好僚友之相與衆善萃而百福從之是誠禮義之貴根於心而爲人所同然者哉天下之榮孰加於是鼎臣辱與二君交厚也故特著斯文以彰之

壽拙軒朱君六十序

斯文會中今年壽躋六十者拙軒朱君二月八日寔維生辰及期祝之以文舊約也諸老以命鼎臣其敢辭惟富貴壽三者人之大欲存焉物

恒萃於人之所欲欲斯求之求之斯得之三者
人欲之人求之不人得之亦既得之矣聚散倏
忽去來無常不能皆如所欲何也書曰自求多
福語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人得果繫於
天平管者范蠡父子治產所至累貲鉅萬卜式
輸財助邊唾手名位彭聃喬松關尹之徒云皆
卻食養性臻長生久視之道是求益於得固矣
又何求而不得者之衆而數子乃若是寥寥哉
人之所欲天將靳之福之萃於一人非偶也山

川之鍾毓國家之涵養厥先宗祖之積累至於
其身承接而培益之不倖致不苟處是宜富貴
壽考兼有而備得之矣上無所資下無所賴間
值於氣而不能定之以理承襲於人而不能凝
之於身驕惰侈肆殫其智力任其情欲戕其本
根謂自我求之而不知所務自我得之而不知
所恤終抑而弗伸或起而隨廢是果命邪是果
非命邪蓋天之造物有主張予奪之權有倚伏
禪代之機有顛倒媿弄之戲有往復報施銖髮

不僭之巧有冥冥茫茫細細巨巨高高下下莫可測識之神要之無心也無私也因物而已耳福之畀於人未嘗靳亦未嘗不靳求之者人得之者天而所以求而得之者人命在天配命在人故曰天人一理也朱氏之世澤自唐孝友先生以降宋元迄今代有名德拙軒之尊公號勉齋尤以行誼聞於鄉月偕諸薦紳爲斯文會相與規勸德業游適情性導化風俗其積累培益豈一朝一夕乎哉故子孫皆明經用世陟要階

擢倫魁而拙軒君獨衣布食力勤儉創率以養其親者四十年殖業旣豐遂委蛻叢務周旋會燕踵前人之躅近復應令入財拜武爵蒙被氣化飭礪名行操范蠡之遺計收卜式之明分顯榮美厚固所宜然而順其時無競於物敬其身不搖其精寧不爲彭晡喬松關尹者哉吾聞勞於始者享其成君其享乎出自本分者保於久長君其久長乎自求之福旣得其二必兼備其一矣

送劉君彥明出守衢州序

世言士大夫嘗爲法官則於從政無所不可良以人之情僞事之是非得失稔聞而熟究之繇是以防民則齊以馭吏則一而天下無難事矣故銓司爲官擇人凡郡號難治必使法官爲之若曰攻痼疾須毒藥而他物不與焉愚則以爲法者緣物之情而約民於禮者非徒也姦人罔法以濟其私固不足齒而刻掊之士用法太峻不遺鎚銖慘毒之風怨懟之氣逆好生而奸太

和以底於亂是豈先王立法之意哉故君子習於法必經之以理體之以情凡以匡民使趨於平而已劉君彥明吾同年也官爲大理者幾七年爲人敦篤詳慎外若悶悶而內實洞達簡於私交而勤於公家明習法律更涉利害人固以老吏目之今年秋九月擢守浙之衢州言別鼎臣曰往何以爲政君曰人言衢難治自吾觀之非衢之難也治衢者之難也昔奉教於君子矣不敢以偏徇撓其心不敢以貨賄黷其身不以

刑法智術籠絡其人民因其俗察其所蔽旌別
淑慝而善導之如是而衢有不治者乎鼎臣曰
善哉君之言治衢也昔柳宗元刺柳州不鄙夷
其民動以禮法民各自務奮相率化服張方平
帥蜀其言曰民情無常惟上所待於是以齊魯
之民待蜀人而蜀以大定二公廟食境土功名
流於今不衰今之從政者未必然自智而愚民
自恕而責民已挾屠沽市販之行而因以機陷
仇敵待人是故無所往而不敗且亂劉君先自
治而厚待衢民如此行見治績日臻名位日隆
以追蹤古人不遠矣夫爲政而不任法循乎天
理合乎人情本經術以宣王化是猶醫師之良
於藥物之辛甘苦鹹平毒無所不備隨病之淺
深而施治焉於乎上至公卿下至郡縣之吏使
人挾是道以從政庶幾天下其有瘳乎遂因某
某之請而述以爲贈行序

贈醫師翟古峯序

醫愈疾濟人殀歿世所急也先王不以序於四

民之業豈上古氣龐候和民樸以完而疾寡醫
不必其專業也是不然神農使岐伯嘗百艸療
疾而醫道興焉黃帝與岐伯雷公鬼臾區輩闡
扶命秘以定大經巫咸以鴻術為唐堯醫下至
俞跗盧扁和緩諸醫匪聖賢之徒則神仙者流
皆上知天道下察地理中測物情為萬世開仁
壽之域卓卓乎不可尚矣至若張長沙華陀孫
思邈許胤宗以下諸君要皆傑特奇詭之士弗
克自見乃假術業以擅名於當世作則於後人

於乎是豈齊民所能預哉後世風氣澆漓時艱
民偽疾疢之端不可窮紀上哲難逢而徒委之
庸人鄙夫竊糟粕之似射錐刀之利十不得一
中絕民命伎傷天和於乎是非予民醫國者之
過歟予舊以先太夫人遘痰嗽疾莫能治嘗究
心於古經諸方論者數年頗能決醫家之藩籬
而遵其唐塗矣竟奪於為士弗果升堂入室焉
迄今以為悵恨俯仰宇宙憂惻元元每喟然興
嘆曰醫道至是幾於絕矣於乎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翟君名崑字古峰蘇之嘉定人少不羈中
好醫術正德間得鍼法起諸疾著聞於鄉嘉靖
初來京師遊公卿大夫之門每奏奇功間有瀕
歿迴生於匕劑者一時貴賤遠近賢愚稱良醫
必曰翟古峯翟古峯用薦試禮部充太醫院醫
士予嘗備員禮侍進之叩其所蘊對曰某幼失
學長涉獵羣籍欠之心若有所得施之於症或
隨手而應予曰審如是庶幾古人所謂吾意所
解口不能宣者與君遠祖某仕元判太醫有聲

子孫丁季亂失故業至君崛起紹百年之墜緒
殆天之所啟歟甲午之冬乙未之秋予再得疾
頗劇咸委君治不疑治輒效酬以金弗受於乎
視時世剽竊僥倖射利爲身謀者有間矣予感
其世右其術嘉其志喜後學之有人誘進之以
是文俾希蹤古賢爲昭代醫垣之光不其偉歟
若夫樹勛名位通顯以復其始固君分內事也
予不復佞君之子某秀慧不凡髫年通經義善
屬文獵獵有凌青雲干紫霄之氣君挾此仁術

務拯人濟物紹善慶於後人以昌大厥家是又
當求諸其心

呂氏族譜序 以後補遺

周官立九兩之法以繫邦國之民其五曰宗所
以教天下尊祖而合族也及周衰秦亂世家淪
沒而宗法已盡廢矣歷漢而唐代多變易族每
播蕩譜牒散逸源流無所徵間有存焉匪冒則
假冒則誣於始假則絕於終甚而斬艾瓜飀秦
越骨肉尊祖合族之道無復知講曷勝慨焉嘉
靖戊戌秋國子生呂道熾持其所輯族譜問序
於余余觀焉曰呂生知譜哉夫始無所冒終無

所假要之其言也胥協於道其知譜哉余惟呂
之先虞封姜姓於莒以國爲氏後省草從呂因
氏呂焉閱世以來若周武之臣尚周穆之呂侯
晉有呂相漢有呂公魏晉時有呂虔呂蒙其顯
赫厥宗者先多著聞溯其源其舊譜足有追證
者隱居彪命其子道燧修譜則斷自玉泉府君
欽咨始呂必自玉泉始者玉泉遭元季之亂自
吳葑門徙沙溪茲所知者沙溪以後而已自葑
南以前則雖有高曾之遺譜弗敢究也呂之族

繁衍或贅別氏或別氏遂從其姓或久假而不
歸將自絕於其宗矣茲譜之修也迺異歸同必
復於呂俾之祖其祖禰其禰天叙人紀有攸藉
哉夫譜之修蓋有繫於一族而匪專於一人之
蹟將以傳於久遠而匪徒資須臾之談玩而已
予嘗觀於其大有述世系者以崇本也有述五
世者以敦親也有述家傳者以知類也有述大
傳者以觀德也有述外傳者以貞內也有述第
宅者以示守也有述宗範者以保終也其發凡

舉例則約而明其叙事綴言則博而核恩義之所相維始終之所相翼尊祖合族之道胥此焉繫足以傳矣故曰始無所冒終無所假要之其言也胥協於道其知譜哉予世家崑邑與沙溪僅接壤其俗務本習淳朴濡於聖化之深雅號仁里呂之族有彪剛正好禮施仁倡義族賴之以有興有道熾勤敏嗜文行必有發跡於斯文者其他皆以德義相尚敦睦相友無先長無虐貧今觀其譜則世德於是乎可徵矣遂爲序其

首簡

閔雲篇序

吾宗爲吳中四大姓之一代有奇士文章勛績顯於古昔元臣碩輔未暇縷數其在元有處士諱仲瑛自號片玉山人逸邁不凡博極羣書通折三教座客常滿所與皆海內知名之士今之閔雲翁名革字天祥寔慕仲瑛之風而作焉平生隱於市廛然門戶多達官長者軒屨少年放浪自適不拘小節曉暢音律常命酒自歌聞者

皆聳晚更屏絕習好研精於釋典途將一彭殤
齊物我遺落世故逍遙乘化可謂奇矣哉嘉靖
辛卯七月十有九日爲翁生朝精力視聽加於
疇昔豈真有得於西來宗旨者歟厥子言宦遊
京師得請告以歸拜翁壽徵詩爲祝吾久有此
禁爲書閒雲篇似翁當一笑浩歌引滿數觥以
吾爲同志者矣且翁別業在光福與吾萬梅菴
密邇亦將邀翁爲山中道旅焉耳

閒雲篇稿佚

送湖廣右布政使管君之任詩序

廣西右叅政管君例裁革至自嶺表需次于家
者三年今年秋九月吏部以君名聞轉湖江布
政使司尋陞右布政使冬十一月二日之湖廣
任崑之縣大夫鄉縉紳咸賦詩送之委鼎臣序
鼎臣承乏太史後曷敢以不斐辭哉嘗觀君子
之所守本于所養養之熟斯守之固守之固本
于知之明所守不本于所養所養不本于所知
或遇事變其不爲外物之所搖奪而失其所守

者鮮矣自正德改元

聖天子諒陰端拱清穆未踰年奸宄得以竊持政柄故大臣諍臣抱忠義負氣節指奸佞與之異者悉見刑戮貶斥禁錮繇是四海望風而靡彼奸宄者變成法行苛政啓倖門一時脂韋頑鈍無耻之徒翁稱而父事之投金壁貢諂諛誦功德同其好惡者則八座九列可以立致而正氣索然國論無所折衷君當其時閉門却掃視之若罔茲獲陞奸宄伏誅昭公道也君以明

經爲先

皇帝賜進士歷官中書員外郎郎中叅議叅政凡三十三年餘一以廉慎公勤自持見之則簡而恕風儀整飭才復適故所至友重其信衆服其量民懷其惠而不以察察爲明赫赫爲者今始見之傳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可謂不違孔訓而無忝于窮經致用者也湖廣在周爲楚之封國元社將屋鯨鯢爲穴天命聖祖揮天戈殲之江漢以平楚三閭大夫屈子

之忠間于上官大夫臣靳尚之讒託卜于詹尹
若不知善惡邪正之所在而問焉卒以廉貞自
居用春秋王法袞鉞聖愚致美惡于蘭蕙蕭艾
以明其所志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非
知而能守者哉宋范文正公先憂後樂嘗自誦
于長白山讀書之日已經畧天下之事其在朝
廷在邊陲大建勛績亦償其志踐其言爾因記
重修岳陽樓而發于辭蓋有望于天下後世者
遠且大也君磨齊天之崖揚厲神功震耀無極

登臨瞻眺昔人戰爭遷謫歌舞之迹感慨係之
開壯觀以豁浩懷寄遐想于寥廓懷賢表忠究
屈子之志歛藏而無所著見論范公之業著而
不盡底蘊追事之尚友之發其歛藏而著見焉
著見而盡其底蘊焉豈不凌跨前代稱

皇朝名臣流芳風于千古哉宣尼麟筆鼎臣敢
繼秉之爲君作佳傳照汗簡詩凡若干首意各
自見者不書也

詩之為道本于樂三百篇古之樂章也後世雖
大變古體然有不能變者存焉韻是也聲成文
謂之音韻者音之餘也韻欲其協協則不乖而
和是以成樂韻之于詩大矣古人韻書不存意
者中原之地至治之餘風氣和平文同而聲正
必殊絕千古考之于經蓋可見矣即間有假叶
要亦有所從非苟然也後有作者若韻集韻畧
切韻諸家類聲疏義于詩學不為無補然皆互
有得失至孫陳州唐韻之作雖未必盡合古人

而搜抉羣書不遺餘力可謂集厥大成宏詞鉅
賦取證不窮功亦偉矣予久困舉子業欲竊窺
詩人門墻而器局凡庸韻類尚未能一一臆記
每口占短章輒致訛謬擬手錄一帙置巾笥以
便簡閱者久矣李君仁山嘗肆力詩翰隱有時
名適在家塾此志偶符遂取唐韻擇切于用者
錄之文義稍涉隱僻者分疏之四聲凡得字八
千九百有五題曰韻要字類簡明書法精美手
披目覽若珍玉在前華采盎然可掬快哉善本

允爲探韻之捷徑不敢自私因倩工刻之與有事于詩學者共焉時弘治甲子秋八月

送張德宏宰錢唐序

昔者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不可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寔多夫令惟一而奸胥猾吏羅列于其旁強宗豪右盤據于其下瀆法撓政實繁有徒故民之苦樂生死理亂視令之不職民受其傷然上有監司有御史臺有銓衡廉之察之考之課之以低昂其論而榮辱

黜陟焉令不職庸獨爲已利乎外傷民內亦自傷非閱歷多而克養素號稱老成者鮮克免焉宜子產不可于尹何之少也張君德宏登第假使事歸省白晢華服青陽之色燁燁照人人曰美哉少進士也未幾謁選吏部得浙之錢唐令人則以德宏少而爲大邑難之余曰凡所以爲吏之道豈有出于經傳子史之外也哉尹何之不可其未學也苟學奚少不學奚老是故五尺之童或明習于古今之體而皓首之氓乃莫展

目前之一籌君子之論士可以執一乎哉德宏之祖兩軒先生謹愿邃經術爲學官歸老于家所在見推德宏日侍左右親承其學得其風流而以通博濟之經傳子史弘貫曉析自初入邑庠聲稱籍籍出前輩上較莠必涉高等不十年舉于鄉再試禮部舉進士旣領除書益務收歛英鍔威儀抑抑笑言簡寡雖未居其位而考民事憂官政恒惓惓焉然則雖曰老成可也夫質以基之學以成之世美以徵之謹愿以守之通

博以行之以是爲之雖少其何有于大邑事上官蒞下民馭羣吏凡百爲之所族操牛刀以割之而遊刃有餘地矣其何傷哉政成課最名譽上逮拔諸常流擢在要階則所謂提刀而立爲之四顧躊躇滿志者何傷哉宅日敷歷中外策助樹業爲聖朝名臣亦于此焉推之人曰德宏少難于大邑吾不信矣余于德宏爲世戚且再錄于有司皆同年能知之行將入官宜有以贈又重諸老之命遂爲斯言

送南京兵部侍郎質菴王先生致仕歸吳

詩序

禮十年出就外傳四十疆而仕七十致仕夫人生百年為期幼而學學而仕仕而老以底于大耋皆三十年耳天道三十日為一月一月節候一變人道三十年為一世一世大運之一月也久而變矣學者可以仕矣仕者可以老矣先王之制禮本人情而合天道蓋如此南京兵部侍郎質菴王先生邃易學成化中舉進士授縣令

遷御史獵獵起聲望擢佐長藩臬所歷多夷獠雜揉瘴厲之區理棼撲焚尤人所難先生裕如也年勞既多始召入為副都御史內撫畿甸外輯邊備而師旅饑饉因仍旁午事體若籜節脫落不可觸手先生補綻以完易塾以安談笑而辦詔賜金幣加級以優之居二年遂命貳機務于留都至則上下遠近咸倚為重輿議藉藉謂可大受而先生去志不可解矣自登臺以來疏十三上天子皆慰留之至是復遣家力至京

雖當途故人不致分毫殷勤何況權門遺鄉曲
知已三四書亦戒不得先投沮撓其事疏入
上可之給驛以歸仍命有司加禮焉先生預戒
行李得報飄然就道矣夫先生學業夙成年三
十二以通仕籍出入勤勞者四十餘年方挾有
爲之資據易進之階而騁無涯之望在人情則
然惟先生不謀于妻子不計于僚友以年踰七
十一且屣脫以去於乎何其賢哉進退之間何
其有禮哉久旅而歸久勞而逸脫銜帶而走原

野出樊籠而翔寥廓顧視利害是非之途可悲
可愕吾得跳身焉又何快哉先生素多蓄而寡
欲視聽起居尚未衰委餘膏剩馥尚得沾漑其
子弟後生暇日則將與搢紳遺逸耕漁野老道
舊悲歡談棋飲酌它時遐齡舒晷欲頌神聖于
無窮是先生非直表儀鄉國聞其風者可以起
矣重其去朝者士大夫咸賦詩盈軸將寄歸爲
贈而大宗伯三江毛先生命鼎臣爲之序

